

徐刚

银杏海棠花

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银杏海棠花

徐 刚

■

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32开本 5.875印张 2插页 145千字

1984年4月第1版 1984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7,450

书号 10331·38 定价 0.87元

目 录

女护士陈敏·····	(1)
在荒草岭上·····	(16)
柏·····	(29)
恩仇记·····	(44)
山雨欲来·····	(56)
银杏海棠花·····	(86)
芦笛和云箫·····	(110)
大地·····	(131)
后记·····	(216)



女护士陈敏

这是一个寒冷的冬夜，寒气象针一样刺透了一切，大地都象冻住了似的。这时，却有一个年轻的女护士，坐在一所茅屋的门台上，怀中抱着一支步枪，身子摇摇晃晃地直打瞌睡。

她是志愿军某军区医院的护士，名字叫陈敏。当部队突破了清川江，医院急着跟部队前进的时候，院长命令她和十一个来不及转送回国的伤员留在这里。她整天忙着给伤员换敷料、做饭吃……夜晚还要负责警戒，已经有九天了，她每天只睡两、三个钟点的觉。

她身子正在晃呀晃的，忽然听到汽车笛声，看到一辆汽车开到了村头。汽车一停，院长就从上面跳下来。她以为院长是亲自来接伤员的，她喜欢极了。可是院长一到眼前，就指着她说：“陈敏！你没有完成任务，为什么叫伤员挨饿呢？”她马上受惊似地跳起来，睁眼一看，哪有什么院长、汽车。眼前一片乌黑，只有屋前的积雪闪着白光。

“真糟糕！怎么一坐下就睡着了。”她自言自语地说着，顺手捧起一把积雪，在脸上擦揉了几下。这时，她才十分清醒了，摆在眼前的难题，又在她脑子里转游起来。

院长临走时告诉陈敏，顶多过五天就派医生和汽车来处理伤员。今天是第十天了，还没有来人，医院留下来的粮食，前

两天就吃光了。前天，她只好向当地的朝鲜老百姓借粮。可是他们住的塔洞里，只有十来家人，他们受美国鬼子的摧残特别厉害，大多数人家变成难民逃向北方了；剩下的几家人，都分散住在山后的地洞里。她找到人民委员长，他慷慨地把她十几斤大米都给了她，伤员才吃了两天稀饭。今天，今天又怎么办呢？她望着东方渐渐发白的曙光，感到没饭吃的压力越来越大。“没有办法，只有还去找人民委员长。”她也只能这样想。

黎明时，陈敏到屋里挨个叫醒了伤员。为了防空，她照例要一个一个地背着伤员，走过一段坡地，送到隐蔽的山洞里。从天刚亮到太阳露出了山岗，她连续送了九个伤员，累得她上气不接下气。她把第九个伤员背到洞里，就坐在洞外的青石上歇息。这时，敌人的两架野马式战斗机，象鬼嚎叫似的从低空掠过，在塔洞里上空盘旋起来；连飞了两、三个回旋，后面那一架欠下身子，“砰砰砰……”打了一阵机关炮。

陈敏不安地看着伤员们住宿的屋子，还有两个伤员留在那里咧。这两个负伤战士的影子，象电一样地从她的脑海中闪过去。

一个是宽肩膀，大个子机枪手李干，他的两只脚冻伤了，还爬着跟着部队向敌人攻击，因此脚上生了湿性坏疽。他刚入院时，两只青紫色的冻脚，肿胀得十分肥大，还冻掉了一个脚趾。经过陈敏日夜辛勤地按摩治疗，湿性坏疽很快地停止发展了。每次陈敏给他按摩时，他那善良的眼睛，总是深情地看着她，有一次，他突然对陈敏说：

“我的脚快好了，你可累瘦了。”

一个是胫和臀部受伤的小宋，脸上的汗毛还未刮过，是伤员中最年轻的一个，在生活中，也常常流露出农家少年的羞

涩。有一次，陈敏给他换血衣，羞得他那失血的脸，也泛出了两朵红花。他入院的第一天，医院就接到后勤部转来×团的电话。电话叫通知小宋，已经批准他为二等功臣。陈敏转达给他时，就问他：

“你怎么立的功啊？”

小宋又兴奋又害羞地说：“没有什么，我不过是和大家一起冲锋，比别人多往前走了几步。算不了什么。”

陈敏想立刻站起来，不顾一切地往屋子里冲去。而另一架飞机又飞下来，并且丢下两个黑东西。那黑东西爆炸后，街道上和那两排茅屋都冒起熊熊的烈火。只听到一阵爆炸的声音，“是汽油弹啊！”她冲到了火前。

伤员们住的屋子，已经半面着火，茅屋顶和木框子烧得很旺，烟气拧成一大股子，木头烧得卡嚓卡嚓地响。她猛的一窜，跳进了烟熏火燎的屋里，烟气熏得眼睛流泪，喉咙呛。她看见李干和小宋都让火赶到屋角上，她把脊背朝着靠近她的李干，要背着他走。可是他推了一下陈敏，指了指小宋。陈敏心想：“反正我是要把你们都背出来的。”她赶忙背起小宋就跑，滚滚爬爬地把他放在附近的沟里，一秒钟也没停地又跑回来。这时，火烧得更旺了，她几次跑到屋跟前，都让火给推出来。她用眼瞪着火，仿佛看见李干正在瞅机会往外爬。她又猛地一窜，跳进屋去，背起李干从火焰中冲出来。刚跑了几步，正赶上敌机在侧面向下俯冲，沉重的马达声，象疾风似的从他身旁掠过去，接着另一架更刺耳的声音，从后面传过来。“不能再跑了。”她想着，很快地把李干放在地下。她自己还没来得及卧倒，头上就响着打成一个点的机枪声。

和机枪扫射声同时，陈敏的腰上，火烧火燎地热了一下，

她伸手一摸，觉得腰间有湿黏黏的一片；她没有作声，在敌机盘旋过去以后，又使劲抱着李干在地上滚起来，一直滚到沟里。稍稍休息了一下，她的心也放宽了一下；忽然，她刚才抢救伤员时，身上那股意外的力量消失了，只觉得身上软绵绵，头上昏昏沉沉，象昏迷过去似的合上了眼睛。李干一时也迷迷糊糊地滚到沟里。当他清醒了，想起经过的一切，便猛抬起头来找陈敏。他看见陈敏额角上的头发烧掉了半截，袄袖上直冒烟，更使他动心的是她腰上染红了一片，血透出了棉衣。他爬过去，把陈敏袄袖上的火星扑灭。

“陈同志！你为了我……受伤了。”李干吃力地喊着。喉咙上象堵住甚么似的。

小宋也爬过来。他用手使劲地撕自己的衣袖。想给陈敏包扎伤口。

陈敏睁开眼把衣服掀开，看了看伤口，只见腰间一片血肉模糊，也看得出来是不是伤了骨头。她好象安慰自己，又好象安慰别人似地说：

“不要紧，我的伤很轻。”

她挣扎着站起来，从军衣口袋里掏出救急包，把腰上的伤口包上。她向天空望了望，看见敌机侧楞着翅膀飞走了，又注意地向李干和小宋看了看，发现他们的身上，都没有新的伤痕，她心里才感到一阵轻松和愉快。只有一分钟的功夫，她的轻松的心情又紧张起来了。陈敏突然想起来，十一个伤员要依靠她一个人护理，现在她自己也成了伤员，尤其是没有饭吃的问题更难解决，她望着那升上东山的太阳，禁不住有些发愁了。

陈敏帮助李干和小宋爬回山洞，她倒在软松枝上，想歇一

会儿再去借粮，谁知道她一闭上眼睛，眼睫毛就象磁石和铁一样的黏在一起，头脑昏迷迷地直想睡觉。

这时，伤员们的心里都很不平静，他们想：“医院不派人来，小陈同志又受伤了，以后的生活怎么办呢？”他们又都是重伤，无法挣扎来帮助大家。

李干侧身躺着，眼睛直盯着似乎酣睡着的陈敏。陈敏的脸，在他的眼中，显得特别的苍白和消瘦。他想到：

“唉，这同志，又年轻，又负责，这一晌就把她累得够呛。如今，枪伤加烧伤，应该让她好好地休养一下才好。”他推了一下身旁的小宋说：

“我出去一下，等小陈同志醒了你告诉她一声。”

“你上哪里去？”小宋睁大了眼睛，惊讶地问道。

“出去找地蛋窖，不能再让她跑了。”

“对，那么，我和你一块去。”小宋热情地说。

“你能成吗？你的身上还有两处伤呢。”

“没关系，我受伤了，还爬着向敌人攻击。出去爬爬，找个地蛋窖，不是比那容易多了。走！现在就去。”小宋说着，两手撑着地皮就爬起来。李干也跟着他向外爬去。

陈敏朦朦胧胧地听到他们的谈话，她睁眼一看，果然他们已经爬到了洞口，她大声地阻止他们说：

“你们不能去！”

一时，她忘记了腰上的伤口，激动地站起来，伤口立刻发出一阵使她昏晕的疼痛。她皱着眉头，吞下了痛苦的呻吟声，连忙走到洞口，拦住他们说：

“你们爬来爬去的，碰坏了伤口怎么办？”她说话带着责备的口吻，心里却十分感激他们对她的关心。接着她坚定地

说：“论责任，我是护士，论伤势，我的伤并不重，借粮食的事，完全由我负责。”

陈敏又向洞里所有的伤员扫了一眼，他们都用亲热的关切的眼光看着她，好象对她说：“你能去吗？”陈敏本来要想对他们说：“只要我还能动，一定保证同志们有饭吃。”可是她一碰上他们的眼光，马上改口安慰他们说：

“同志们！我还能走呢。不要替我担心，我一会儿就会回来。”

她忍着伤口的奇疼，迅速地走出了洞口，她身后传过来亲切的喊声：

“小陈同志！你慢一点走啊！”“小陈同志……”

陈敏回过头来，看见李干和小宋正在洞口怜念地看着她，她的心激动地跳了几下，对他们摆了摆手说：

“你们快回去吧！回去照顾一下伤重的同志。”她又转过身，忍着疼，装着跟平常一样地向前走去。

天空是晴朗的，可是空中飘着雪花，是狂风卷着积雪到处扑打，她迎着风雪，走着崎岖陡峭的山路，走到山后，找到她所熟悉的地屋子。地屋子里空无一人，她只好坐在外边的一堆劈柴上，等着人民委员长回来。

她等了一刻钟的工夫，看见一个近六十岁的朝鲜老人走了过来，他手里拉着一个两周岁的小孩，身上穿着一件破棉衣，赤着脚穿着船形鞋，脚背都冻成鱼鳞片似的，那小孩也衣不蔽体。小孩一走近她，就用铜铃似的声音喊着：

“吉文棍同谋！吉文棍同谋！”（志愿军同志！志愿军同志！）

那老人也叽哩呱啦向她说了一阵，陈敏不知道他说些什么，摇了摇头说：

“早森马儿没啦。”（不懂朝鲜话的意思）

那老人又向她说了一阵，走到她的身旁，抽她的钢笔和日记本，陈敏知道有很多朝鲜老人懂得中国字，她明白了他的意思。陈敏拿出钢笔和日记本子交给他，那老人就写道：

“你的找人民委员长？”

陈敏写道：

“我找他，他上哪里去了？”

“他的全家统统地修公路去，你的有事可以对我说，我的儿子是人民军的一个队长，儿媳妇也是一个劳动党员，她的被美国人抓去杀害了。我们都是自己人，你的有事说吧！”

陈敏看完老人写的话，抬头看了他一眼，正好和那老人坚强的眼光碰在一起，她想，这位老人一定会帮助她解决粮食问题。于是她简单地写道：

“志愿军的十几个伤员住在塔洞里，没有饭吃，我是向人民委员长借粮食。”

那老人沉思了一下，干脆地说了声：

“伊索！”（有！）他拉着陈敏转身就走。一阵猛劲的北风扑过来，从她身上刮下两块破棉花。

陈敏和那老人一齐走进他的地屋子里。老人抖抖嗦嗦地从破柜、破罐里，从墙角……打扫一些残余的玉米、大米、高粱、荞麦……凑合起来大约有二十斤。那老人向他的两周岁的孙儿看了看，孙儿脸上蜡黄黄的，瘦得颧骨都突出来了，他犹豫一下，还是把所有的粮食都装在一个布袋里。

陈敏一看踌躇起来，心想，这些大米、高粱……可能是他家最后的粮食了。当她还没有作最后决定时，那老人却把一布袋粮食都给了她。陈敏实在不忍心全拿去，她用手比划着只能

拿走一半，同时她写道：

“我们志愿军的负责人有一个规定，借粮必须照顾朝鲜人民的生活，我只能拿走一半。”

那老人看了之后写道：

“你们志愿军有这样的规定，我也很赞成，可是我们的金日成将军也有这样的规定，就是自己吃不饱饭，也要借粮给中国人民志愿军。”

陈敏看完了，和那老人一齐笑起来。可是陈敏仍然坚持只拿走一半，急得那老人脸上通红，他忘记了笔谈，跳着脚说：

“志愿军和人民军统统的一样。”接着他用手拍一拍肚子，又比划着打枪的姿势，然后他伸出一个小手拇指头，气愤愤的切齿地说：“米国沙拉米！”（美国人！）

陈敏明白他的意思，她接受了那袋粮食，顺手写了一个借条递给那老人。她又写道：

“谢谢你！中国人民志愿军一定狠狠地打美国人。”

她写过之后，觉得还不能够表达出她的感激和热情，又学着用朝鲜话说道：

“阿拉包儿！高马四米达！高马四米达！”（老大爷！谢谢你！谢谢你！）

陈敏和那朝鲜老大爷告别后，想起洞里的伤员都饿着肚子等她，她扛着那袋杂粮，急忙地往回走。

她在山岭上走的时候，还觉得十分吃力，一爬山，就觉得那袋杂粮死死地压着她。她十分困难地呼吸着，浑身的肌肉紧绷地颤抖着，腰上的伤口，火辣辣地一阵比一阵疼，没有食物的肠和胃，也觉着象有一把小刀绞着似的疼痛。她走到山半

腰，连吐出几口饥饿的黄水，踉跄地走了几步，就扑倒在路上。只有在这时，她才意识到这几天的劳累、饥饿，加上负伤，身体已经十分虚弱了。她歇了一会儿，又挣扎着站起来，伸手去提那袋杂粮，粮袋一脱离地面，象千斤闸一样拖住她往下坠，她再也提不起来了，连她自己也无力地坐下去。

她望着离她还有一里多路的山顶，恨不得一下子就飞过去，可是她连走的能力也没有了。她对着山顶，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。

她想起那十一个伤员，仿佛看见那十一双望着她的眼睛，多么盼望着她啊，李干和小宋也许还在洞口等她。

“他们多么关心我。要是他们碰坏了伤口，我怎么对得起上级，对得起党，对得起他们和他们的父母亲呢？……”

她想着，精神又重新振奋起来，她提了一下全身的精力，提拉着粮袋向前爬去。

她身子一起一伏地活动着，因此腰上的伤口受到剧烈地震动，那种刺心的痛，使她实在难以忍受。她每爬一步路，身子就象风吹树叶似的颤抖一阵。沉重的血液，又象浪潮似的往太阳穴上涌，她也说不清她的脑袋是麻木，是涨，还是疼，只感觉到脑袋快要炸裂了。她爬了百十步，实在忍受不住这种痛楚，不自觉地停下来。她的头，沉重地垂在雪地上，身子一动也不动地躺着，北风卷起来的雪花，一片片地落在她的身上。她，用舌头舔她嘴唇上的雪花，突然，她觉得这样心里有些舒服，接着就一大口一大口地吃起地上的积雪来。

雪落到肚里，好象吃了一付清凉剂。头脑轻快一些，可是身子还是那样地沉重，伤口还是那样地痛，好象有千万根烧红了的针在扎她。



她忍着痛，身子向前动了几下，她又回过头看着，究竟爬了多远，根据路旁的矮松树来判断，顶多爬了有丈把的样子，她想：“象这样爬法，甚么时候才能爬到啊？”她很希望有个人帮助她一下，她睁大了眼睛向四下张望。可是，她不见一个人影，眼前只是一片白茫茫的，被雪覆盖着的山林。

“喂！同志！同志……”她又大声地喊着，喊一阵又聚精会神地听一阵，希望能有人答应，可是除了北风吹得松树林沙沙地响声，再也没有别的声音。

“难道爬到这里就算了吗？……”她无声地对自己说。痛苦，疲倦，饥饿的感觉越来越深地抓住了她。

她用肘腕当枕头，痴痴地望着山谷，望着松林，望着白雪……她一眼触到那袋杂粮，忽然低声对自己说：

“我真傻，生粮食不是一样吃嘛。”

她抓了一把杂粮，放在口里嚼，她嚼着，嚼着，联想起来给她杂粮的朝鲜老大爷，仿佛又看见他比划着打枪的姿势，仿佛又听见他切齿地说：“米国沙拉米！”她想道：

“那老大爷现在一定在笑着想，志愿军已经吃到他最后的粮食了。”

她心里立刻激起了一股热浪，完成任务的渴望又紧紧地抓住了她。她暗自肯定地说：

“为了受伤的同志们，为了那朝鲜老大爷，我一定要及时地把粮食送到。”

她觉得身上又生出一种新的力量，她紧了一下全身的肌肉，就用力地向前爬去。她现在不光是感觉到痛苦，饥饿，疲劳，她还感觉到在这些困难和痛苦的前面，就是胜利和愉快。她提拉着的那袋杂粮，是她的负担，又是推着她前进的一种力

量。她抓住它，就好象抓住了一颗温暖而跳动的心。这时，她还想道：

“院长一定会关心地想着我们，也许今天就会派人来了……”

她想着，爬着，山林和积雪在她眼前移动，不知不觉地爬到了山顶。

“啊！爬到山头了！”她高兴得叫出声来。

太阳慢慢地移到西山边的树梢上，洞里的伤员还不见陈敏回来，大家都焦急地等待着。

“许是出了甚么事情，我爬出去看看。”李干很后悔没有阻止陈敏。

“我也去！”小宋关心着陈敏，还恐怕李干一个人爬出去，连他自己也爬不回来了。

李干很同意，他想，有个伴可以互相照顾一些。

他们两个人爬出了洞口，究竟上哪里找呢？心里也没个数，只是顺着陈敏走过的道路爬一爬，又凝神看一看。

好容易他们爬了有六、七十步，正在焦急，小宋突然喊道：

“你看！那雪道是什么，好象有人爬过一样。”

李干也发现了山路上有一溜积雪，闪着新鲜的雪粒，两个人顺着雪道去找，果然发现陈敏是倒在路旁的浅沟里。

原来陈敏爬到这里的时候，实在坚持不住了，眼前的山林，白雪……都象旋风似的在她脑子里转动。她分辨不出哪是路，哪是沟，摔在沟里昏过去了。

李干不安地爬进沟里，摸摸她的脉搏，又摸摸胸口，试着脉搏还微微地跳动，肺部还在呼吸，他才感到轻松一些，使劲地拖

陈敏，想拉到自己的身上，小宋也爬过来帮助他。

“粮食！”小宋看见压在陈敏腰底下的粮袋叫起来，肚子里咕噜噜地唱得真欢。可是他拿起粮袋定睛一看，马上打消了饥饿的念头。

粮袋上染着一片鲜血，李干也看到了，他们用不着仔细推敲，就会明白——血，是渗透了棉衣和救急包，一直流到粮袋上。他们默默地对看了一眼，都感动得没有说出话来。

李干把陈敏驮在身上，又转过头来怜惜地看了她一眼。一时，陈敏给他按摩冻脚，早晨抢救他，日常生活中对他的照顾……那怕是陈敏的琐细的微小的好处，都一齐涌上心头。现在他看她昏迷不醒，不知生命是不是危险，心里涌出来一阵少有的悲酸。

他们刚爬上了沟沿，两架野马式战斗机飞来了，又在附近扫射甚么目标，整个山里震动着“苦苦苦苦”的响声。

李干想起陈敏的腰就是让这飞机打的，他气愤愤地骂道：

“狗日的！叫‘苦’吧，你苦的日子还在后头哪！等老子的伤好了，叫你尝尝老子机枪的苦头。”

他们驮着陈敏和粮食爬回了山洞，能动的伤员，都爬到陈敏身旁。有的伤员看着粮袋上的血，动情地说：“就是亲姐妹，对咱也没有那么好啊！”有的回忆起陈敏看护他的时候，那些体己的事情，心里暗暗地想：“等我伤好了，一定多活捉几个美国鬼子。”他们都忍着伤疼，争着给陈敏烧水，做稀饭。可是陈敏不吃也不喝，只是昏昏沉沉地睡着，伤员们都焦急地围着她。

半夜，一支蜡烛照亮了全山洞，山洞里欢腾起来了。

陈敏影影绰绰地听到有人叫她的名字。“是谁叫我呢？”

她想着大概是谁要便盆或是要水喝，她睁开昏朦朦的眼睛，挣扎着要坐起来。这时，她感到一只粗大的手按住了她胸脯。她定睛一看，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同志，伏在她的身旁，亲切地怜惜地看着她。他满面风尘，好久没有修过脸，嘴边，腮上，都长着毛茸茸的胡子。他和她对看了好久，那同志腮上的胡子微微的颤抖起来。忽然，她笑着，用微弱的声音说：

“张医生！是你吗？”

“是我。”张医生呆了半晌又说道：“你的伤我检查过了……”

陈敏用询问的眼光一直盯着他，好象是对他说：“张医生！你还是快点告诉我最想知道的事情吧。”张医生明白她的意思，他停止了他刚才要说的话，又一清二楚地对她说：

“我是押着汽车来的，部队打过了三八线以后，运输太忙了，很难抓到一辆汽车，前几天院长急得天天直叨念你们……”

“我想着今天会来人的，果然来了。”她喃喃地说，心里有说不出的快活。忽然她想起来那袋杂粮。

“我那袋杂粮呢？”说着，她两只手直摸索，眼睛左顾右盼地向她身边看。

“那袋杂粮你早就背到山洞了。”张医生说，“伤员们都很感谢你，我一来，他们就给你报功。”

“我没有爬到山洞里啊？”她想道。她好象记得她只爬到一处四面都是积雪的地方。她看一看身底下的软松枝，又看一看石头的洞顶，的确是在山洞里。她想，一定是伤员们把她背进来的。她两眼仔细向山洞扫了一周，看见他身旁有几个伤员背靠在洞壁坐着。当他们的眼光和她的眼光接触了以后，他们安然地笑了，好象是为她的苏醒祝贺。在她的心上，涌上一种